

乔犁 著



古都

和野 题



古 都

乔犁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157883

青
任
任
宋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突
心
册
登
古
都
乔
犁
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体委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7.625 插页: 3 450 千字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0

ISBN 7-225-01074-3/I·199 定价: 19.60 元

内容简介

是把失去的爱永远放弃，还是拿出勇气再去追求？

是至死承受那心灵的痛苦，还是去寻求新的快乐？

展示人性，完善人性，是本书最大的特点。如：他俩结合在了一起，阿盼嘴里高声喊了起来。高一用嘴压她的嘴，她挣开去，说：“我要喊，我要叫，我要让全院里的人都知道我爱你，而且爱得疯，爱得狂，都知道我和你正在做着人世间最美好、最快乐的事……”这种对人性的真实描写，无不使人感到爱的伟大、爱的美好。

女主人公读大学期间，就占尽人间风流，在获得美满爱情的同时，由于一念之差，误入歧途，一双玉臂千人枕，一点红唇万人品……她的良心受到了深深的自责。

男主人公在三个女人和家庭之间徘徊、挣扎，在抛弃了家庭之后，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

呢？是人生的失落，是自身的毁灭……

本书笔法独特，展现了人生原汁原味，生动地描绘出了男女之间的爱就是要相互依恋，相互占有，并且占有不能是形式上的、虚假的，要是真格的，是肉与肉的结合，心与心的交融。揭示矛盾惊骇世俗……实为九五年情爱小说之最……

陕军文坛老将，纷纷挥毫题词，为本书的推出拍案叫好……

青砖筑起的古城墙下，坪地上的草儿已失去春天的嫩绿，尖儿开始枯黄，划一根火柴放上去，便会出现小小的火苗。微风掠过，刺槐上的叶儿稀稀落落地往下落。游人顿减，甜甜蜜蜜的男男女女少了。今儿，难得的静。

此时，正是黄昏，巩盼坐在舒坦的草坪上，有几分世外仙境的味儿，一会儿闭目遐想，一会儿静观夕阳下护城河里的浮萍，一会儿欣赏空中徐徐飘下的树叶，一会儿将蚂蚁搬家的情形尽收眼底。她悠悠忽忽，未喝酒却有了几分醉意。因为，她自学考试，一次性通过了三门课。这会儿，只觉得回到了自己的境界，这夕阳、这城墙、这落叶、这枯草、这河水、这浮萍、这微风、这世间的一切都成了有情之物。

看蚂蚁搬家，她从心底里发出了赞叹之声；观地上野草，又佩服起了它不择土地贫瘦和不怕千人万人脚踩、屁股坐的风格……

这时候，她感到身后有“唰唰唰唰”的响动声，抬起头，回头看身后和四周，除了那个快要落下的夕阳，除了自己，什么都没有。她转过身来，坐回原处，继续看蚂蚁搬家。

刚刚坐静，那“唰唰唰唰”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，她重新站起来，用目光向四周搜寻，一切又都悄然，那夕阳也只剩下了少半个脸儿。

她的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。然而，她又深信此处无鬼。

响声再起，顺着响声，只见一大黑狗和一黄狗在城墙根下，慢慢地转悠，看上去，两狗不像是在寻食，更无互咬之意，却有几分亲热，黑狗用嘴吻黄狗的头和身，黄狗用前爪子柔情地抚摸黑狗的头、身、屁股，转着转着，黄狗的两个前爪搭在了黑狗的背上，黑狗尾巴一扬，黄狗那个麻花钻一样的物什便插进了黑狗尾巴下尿尿的地方，黑狗四个爪子稳稳地站在那儿……

她瞪圆了双目，屏住了呼吸，胸膛里憋闷，心跳加快了许多，感到有些恐慌，可又觉着好奇、刺激，见周围无人，就着了迷似地看，看着看着只见黄狗的动作愈来愈慢了，不多时，黄狗的前爪子紧紧地抱住

黑狗的腰，只见身子前后晃动，却不见了那个钻头一样的东西了。

她的眼睛花了，两条腿交叉，难受得身子直在那儿扭动，心坎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越来越觉得呼吸紧张，心里却荡漾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美妙滋味儿。

“哎！你们快看，那两个狗恋在一起了……”

这像是一帮下了学来这游玩的中学生，他们一边喊，一边捡起石块，向正在进入爱的高潮的两只狗砸去。黄狗的前爪子松开了黑狗的腰，扭过头和黑狗屁股对着屁股，形成一个相互保护的姿势，那个钻头却不拔出来，两只狗同时愤怒地瞪着这帮捣乱它们做爱的男孩，却又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继续地做爱。这帮孩子的石块砸在了两只狗的身上，两只狗都被打痛了，然而它们只是叫唤几声，却不肯停止做爱。

“嗨！你们好意思？”

她站在了这帮男孩子的面前，脸静得很平，虽然说话的声音细小，却止住了他们举起石块的手。

两只狗向她投来感激和敬佩的目光的同时，从一木栏下逃到了这帮男孩用石块打不上也不能过去的地方。

这帮男孩看着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姑娘，刚要张嘴说什么，她留给他们一个笑，一溜烟似的离去了。

她回到社灰路与王春花、巩燕三人合租的那间小屋。

这间小屋，属陕西八大怪里的一怪——房子半边盖。由于地势低凹，房子里永远潮湿，再收拾，里边那剥落的墙皮，将要塌下的屋顶儿，发霉的地面，合不到一起的窗扇，缝儿有一指多宽、关不上、用一根绳子绑着的门，谁都无法改变。

巩盼对这间房子，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因为她亲手改造过，而且付出了很大的心血，顶棚是她在别人的帮助下，亲手搭起来的；墙围是自己用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，节省下来的几十元钱，买了花布钉上去的；门是她叫人拿铁丝绑了几道才绑在一起的。她觉着这间房子蛮不错。

春花已做好晚饭，就等着巩盼回家一块吃。

“到哪儿去了？把人等得都快急死了！”春花有些不耐烦地问。

巩盼只是笑，眼睛笑成了一条线儿。王春花是巩盼的同班同学，人长得苗条，一派小姐相，学习却不胜巩盼。这回考试，下的功夫不

小，三门功课，却只考过了大学语文一门，其他两门，统计原理 58 分，新会计法 58 分。是不是阅卷老师开她的玩笑呢？她不得其解，平时开朗、大方、爱说、爱笑的她，一下子少了几分欢乐。

“春花，你不要着急，急也没用下次考试认真点，没问题，你都能过关的。”她像一个老大姐一样地给王春花说着宽心话。

“你说得好听。”春花坐在那儿发怔着说。

“春花，给你说件我下午看到的事儿，你听了，一定会心跳的。”

春花没有吭气，依旧坐在那儿。

巩盼把自己在古城河边儿，看两个狗在一起做爱，以及那帮男孩用石头砸，两个狗都不停止做爱，和自己怎样阻止那帮用石头砸那两个狗的经过，一点儿不漏地讲了一遍。

“羞死了。”春花说。

“我才不觉着羞呢，倒觉着怪动人的。”巩盼说。

春花看一眼巩盼，没有说话。

吃完晚饭，春花还在那儿看着手里的那两个 58 分的通知单发呆。巩盼在日记本上写着什么，密密麻麻的。完了，她把自己的日记本硬往春花的手里塞，让春花看自己记下的日记。

我今天的心情特别地好，去了古都城墙外边的环城公园里玩，见黑狗和黄狗做爱。它们做爱时不怕人看，而且爱得是如此疯狂，一帮坏男孩用石块砸，它们理都不理睬，照旧做着自己的爱……

虽说狗不知羞，可这种大胆的精神，我却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……

看完日记，春花没说话。

高一家的保姆接到家信，说要回家几天。妻子马秋菊和高一商量说她侄女来帮忙看几天孩子。

“你休息几天，在家看孩子，也就不麻烦别人了。”高一对马秋菊说。

“我才不在家呆，我坐不住。”马秋菊说。

马秋菊的侄女小玲，刚刚十八岁，却成熟得特别性感，很招男人们的喜爱，尤其她那双眼睛，只要哪个男人的目光撞上去，魂儿就会被她勾走。她人在姑姑家里，心却在别处。星期天，保姆来了，马秋菊让小玲到自由市场买些好菜，中午大家在一起好好地吃一顿。小玲一出去，直到晚上十二点多还不见人影。高一问妻子，是不是说侄女怎么了？秋菊说：

“没有。”又说，“×女子，是不是想着今天是星期天，就不吭声到哪个同学那儿玩去了。”

三天了，小玲杳无音信。秋菊急了，拉着高一一块到她侄女有可能去的所有地方一一去找，她的几个同学那儿、舅爷家、乡党住的地方，全找了，均说未见人来过。高一的妻子马秋菊吃不下饭，嘴里不停地唠叨着：

“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叫我去怎给家里人交待呢？这×女子！”

秋菊突然想到，小玲在神城一家私人商店里干过几天，早上起床顾不得做饭，和高一在路边的小食堂里随便吃了点儿，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神城。经过多方打听，总算找到了小玲从前干过的那家商店，当他们问那老板娘，小玲这几天来过这儿没有时，那位老板娘很不好看地问：

“你们是小玲的什么人？”

当高一他们告诉说是小玲的姑姑和姑夫时，那老板娘非常生气地说：

“我说话你们不要嫌难听。”她说话时，嘴角都有些哆嗦，“你们要好好管教你们那个侄女呢！在这里，干得好好的，凭天地良心说，我对她很不错，却偷着勾引我娃他爸，被我赶回去之后，从古都还来这里了几次，脸皮真厚。半个月前又来了，被我骂走了……”

找不到小玲的影儿，秋菊慌了，想给公安局报案，或是在报上刊登寻人启示，却又觉着不合适。

秋菊听说小玲的一个同学名叫英娃，住在社灰路，却不知门牌号儿。高一和秋菊冒着大雨，挨着门楼，一个一个地问，一家一家地找，好不容易，总算找到了英娃的住处，敲了几下门儿，没有回音，抬头看时，门上有将军把着。

英娃邻居的门开着，房子里两个看上去二十岁刚出头的姑娘，一个个儿特大而瘦，另一个个儿适中且胖。房子里还有两个大约十岁刚出头的小男孩。向二位姑娘打问英娃，那位个儿大的姑娘告诉他们，英娃刚刚出去，如果想等一会儿，可在她们屋子里等。盛情难却，外边又下着大雨。进了她们小小的屋子，片刻工夫，便知那个儿小点的姑娘，在给这两个小男孩代家教。她讲课认真，正在用“稳稳当当”给学生造句。其一：火车稳稳当当地向前开去；另一个造句是：汽车稳稳当当地向我们开来。高一听着她给学生所造的两个句子，虽然从语法上说是正确无误的，可说实在的，却不是恰到好处。高一便插嘴问其中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：

“我妈、我爸都是做生意的。”

于是高一出口造了这样一个句子：

“妈妈做生意要稳稳当当。”

学生和家教老师听了，都认为他的那个句子造得生动。当高一讲了造这个句子的目的时，师生们更是佩服之极。

小个儿姑娘继续给两个学生上课。

大个子的姑娘闲着没事儿，在不影响学生听课的情况下，和高一闲谈起来。

雨停住了脚儿，英娃还不见回来，妻子催高一走。

高一和妻子向二位姑娘致谢告辞。

晚上，大个儿春花已进入梦乡。小个子巩盼却怎么也睡不着，满脑子全是下午那位素不相识的男人的影子。

早上起来，巩盼见桌子上有一个棕色的雨披，就想着一定是那位让她心里毛毛躁躁的那个男人的，不觉心里一喜。

春花也看到了桌子上的雨披，就对巩盼说：

“这雨披肯定是昨天来找英娃那两个人的，我把雨披给英娃拿过去。”

巩盼想让春花不要将那件雨披拿过去，却又没有理由，只能在心里不悦。

上午上完课，春花请巩盼吃水煎包子，巩盼说有事儿，就神不守舍地回到了社灰路。在家里，她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呆坐在椅子上看天花板。

中午，高一有事正好路过社灰路，一来可看英娃在不在，二来顺便捎上昨天忘在隔壁的雨披。英娃的门还是一把大锁，邻居那两位姑娘房子的门虚掩着。高一举手敲门。

“谁？请进。”一个文文雅雅、甜甜腻腻的声音传出来。

推门进去，是那位给学生代家教的姑娘。她见是自己正在想着的男人来了，不由得脸有些发烫，心跳加快了许多，然而她马上又镇静了下来，热情地倒茶，让坐，像是招呼自己的老朋友一样。

她俩谁也不问谁姓什么，叫什么，话却说得非常投机。高一觉着没说几句话，一看表，自己已在这儿坐了半个多小时了。姑娘见来看表，便晓其意地说：

“噢，对不起，昨晚英娃回来，我将您的雨披放在她的房子里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我改天再来拿。”

“不客气，咱们已经不是生人了。”

高一再次致谢后，就向外走，没想到主人却直送他到了巷口，他刚要上车子，又被她叫住了，说：

“嗨，我上完课就回家，一般都不出去，英娃回来后，我将您的雨披再拿过来，放在我房子里。”

他再三感谢了她一番。

一个星期，高一和妻子寻遍了小玲所有的同学、朋友、乡党和亲戚家，均说未见。一贯很有主意的高一，心里也发毛了，他按照马秋菊提供的线索，一直跑到了晚上十二点多，却还是没有小玲的影子。他回到了家里。

“哥，小玲回来了。”保姆说。

“在哪儿？”他着急地问。

“走了。”

“你怎么不留住她？”

“留了，她不听，给你们留了一个条子。”

说着，保姆赶紧拿来了小玲留下的条子，只见条子上面写着：

姑姑、姐夫：

对不起。不辞而别叫你们为我操心。谢谢你们，我回家去了。

小玲 当日

不一会儿，秋菊也回家了，看了小玲留下的条子，说：“×女子，以后她就不要来这里，啥货！”

她嘴上骂着，心倒是放下了一半儿。

早上起床，高一和秋菊匆匆吃过早饭，就搭班车往老家赶，看小玲是不是真的回了老家。小玲真的回了老家。当小玲看见姑姑和姑夫时，和往常一样，好像什么事儿也不曾发生过似的。秋菊脸上明显地摆着不高兴，小玲见了却满不在乎。

几天不见高一来，巩盼好像丢了魂似的，白天放学回家，除了上厕所出门之外，一般都不出门，晚上十一点多了，却以上公厕为由，还要出去看看那位不知姓名的男人是否来了。

家庭、孩子、工作，把高一忙得糊里糊涂的，其他的事儿，自然无暇顾及。社灰路那位女子的话，他早忘到了脑后。

这天，天阴得很重，高一想到雨披，便比别人先走一步，来到了社灰路。

这两个姑娘的屋门和上次一样，还是虚掩着，他敲了一下门，第二下敲门的手刚刚举起，门里便应了声：“请进！”

进得门去，还是那位个儿小的姑娘，比上次更加热情，给茶水里加了白糖，每句话，每一举动，都好像带进了一个“情”字。说话的时候，她大加赞颂高一的妻子是如何的漂亮，如何的美丽，可她在赞颂其妻的同时，却又在偷看着他的表情。

她将水杯双手递到了他的手里，双眼直怔怔地看着他，不说话。一会儿，她拧过身子，给高一了一个脊背，说：

“自从你第一次来这里，我就发现你不愿意和我说话，要不是来取你的东西，你怕是不会来我这儿吧……”

这位女子这样一说，高一坐立不安了，不知怎么是好，他感到自己没有错，可为了不伤害这个好心姑娘的自尊心，他却向姑娘道了歉。

她听着屋子里这位不知名姓的男人的道歉，心里痒痒的，不知是舒服，还是难受，反正自己说不清。一会儿，她笑了，很开心，两眼笑成了一条线儿。高一打开门，浓云已过，一时半会儿是没有雨了。

高一想到古人说的“见好就收”那句话，便要走。她却又道：

“你真的就不愿意和我说几句话吗？是不是嫌我长得没有电影演员那么漂亮？”

就这一句话，说到谁的跟前，谁都恐怕不能马上离去吧！他又坐了下来。

“我叫巩盼，在古都华西自修大学学旅游会计，小名小娥，我妈我爸都叫我娥儿，你要高兴，以后就叫我阿盼吧！”

他点了一下头。她却说：

“我都自报家门了，你是不是还不肯介绍一下你自己？”

“我姓高，名一，在《古都秋风》杂志社工作……”

这会儿，她俩才正式知道了对方的名和姓。

高一的确有事，就再次向巩盼告别。

她和上次一样，仍旧将他送到巷口，她主动地伸出那又白又嫩的小手，和高一握手。他的手一递上去，她那小手握住他的手，长时间不愿放松。熟人过来了，她才很是不舍地松开了他的手道：

“星期三中午，我在家等你。来吗？”

“好。”高一说话的同时，向她点了一下头。

短短两天时间，巩盼觉着如两年一样，心里火急火燎。盼高一来，就像久旱的农夫盼雨一样。

星期三，高一上午就赶完了当天所要干的工作，按时来到了社灰路巩盼的住处。一进门，巩盼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，她不知道是先让坐还是先倒茶。

他们共同探讨起了人性的本能、伟人的创造、凡人的生活、感情、思想、艺术、爱情和死亡……

巩盼年仅二十有三，可其思想却是一般三十有二的人不能及的，她对爱情是这样认为的：

爱情应当是男女之间相互感动、相互思想、相互依恋、相互占有，只有有了相互占有这一点，爱情才是真实的、美好的、长久的、牢固的。

她还认为：

男女之间的相互占有，是要真格的。所谓的真格，就是要肉与肉相互结合，心与心相互交融……

他俩谈了多长时间，谁也不知道，双方都不感到累，不觉得口干

舌燥，后来终因肚子提意见，他们才同去了一家回民饺子馆。两人要了一斤饺子，每人半斤。她特别爱吃辣椒，饺子吃得很香，一个都没剩下。高一问她吃好了没有，她一笑，说：

“这是本小姐二十三年，吃饺子吃得最多、最香的一次。”高

高一笑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正好遇见一个卖果脯的，很新鲜，高一问她买点什么，她笑了笑只说了声随便。

卖果脯的人很会做生意，专挑价钱高的秤，买了三样儿，高一给两张大团结，他却只找了两个五角硬币。

巩盼开门的同时，报话大楼上的钟敲响了四下。高一突然想起一个星期前约的一个作者，下午五时要与作者谈稿子，于是便向巩盼告辞，说非走不行。巩盼看着他的话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就要送高一。

“甭送了，我得赶时间。”

她看着正在开自行车锁的他，声音特别小地说：

“星期六还能来吗？”

“能。”高一只说了一个字，推着车子就出了门，飞一般地离去了。

高一来到单位，那位作者已先一步到了。

他问作者稿子写完了没，作者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，却指着身旁一位二十出头的女士说：

“老高，稿子没带来，给你带了一个朋友。”

那位女士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微微欠了一下身子，很有分寸地笑了笑，说：

“早闻其名，未见其人，今天见到高先生，我很高兴。”

话毕，她又坐在了沙发上。

看一眼这位衣着考究，说话温柔，举止高雅，体态迷人的女士，高一说：“欢迎你。”那女士从小坤包里取出一盒三五牌香烟，放在高一的桌子上，说：“高先生，请吸烟。”

说话间，她又拿出一盒高档女士香烟，老练地将一支放在了自己的两唇中间。

“叭！”

一声打火机响，她的嘴里徐徐地吐出了一股白烟。

“我叫梁小莉，今天想请您一块去吃个便饭，另外还想和您交谈交谈，不知您有无时间赏光？”

高一觉着不好意思，想谢绝。

梁小莉说：

“高先生，请不要见外，今天咱们就算是相识了，或许以后还是好朋友呢，肯定少不了来麻烦您。对不起，没征求您的意见，我已定好了晚饭，最好请您不要拒绝我的一片盛情。”

高一还能说什么呢，只好是请便了。

说话间，已到了下班时间。他们刚要下楼，那位作者的传呼机响了。一回电话，是他妻子打的传呼，妻子说小女儿发高烧，要他速回，一块去医院给孩子看病。他向高一和梁小莉说明了情况，就风风火火地回家了。

走出大门，梁小莉包的那辆“奔驰”驶了过来，她打开小车右边的后门，说：

“请！高先生。”

高一坐了进去。她又打开司机右边的前门，自己坐了进去。

车子驶到开开大酒店门前，两个门迎忙上来拉开车门，高一和梁小莉下得车来，门迎又同时点头，说：

“欢迎你们。”

梁小莉带着高一径直走进了一个豪华包间，他们点了最名贵的菜，喝了全世界最有名的酒，花了多少钱，高一不晓得。

饭后，高一致谢，告辞要走，梁小莉却请他认识一下自己在饭店房间的门儿，两人来到梁小莉下榻的开开大酒店 518 豪华大套间。客厅里，一圈真皮沙发，仿古式的茶几，松软的纯羊毛地毯，香气扑鼻。

“请坐。”她放下手里的小包，又问，“喝矿泉水还是咖啡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她冲了两杯咖啡，又从冰箱里拿出了矿泉水。

“高先生，请不要客气。”

她进了里间，几分钟后出来，换了一身高雅华贵的晚礼服，白嫩的脖子上，一条闪闪发光的金项链，更使她显得雍容华贵，气质非凡，美丽动人，两个高高的乳房也露出了该露的部分。

“高先生，咖啡加糖多少，您自己放。我喜欢喝不加糖的咖啡。”

说着话，她端起了杯子，慢慢地呷了一口，点着一支烟，开玩笑说：“高先生，您今天吃了我请的饭，托您帮个忙，您恐怕不会拒绝吧？”话毕，她微微地一笑。

高一打开矿泉水的盖儿，在手里拿了一会儿，又放在了茶几上，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，搁在嘴里，却不点火，一会儿又拿在手上。

梁小莉看着高一的一举一动，说：

“您别怕，这个忙您能帮上了帮，帮不上，我也不会难为您的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高一问梁小莉有什么忙要帮，她自然是无从说起，迟迟不张口，并且笑了。

“别紧张，高先生，首先告诉您，本小姐不让您这位文人去做坏事儿。只这一句话，我想您不安的心就能放下来了吧。”

他慢慢地不慌不忙地打着火机，点着了重新放在嘴里的那支三五牌香烟，坐在那儿，不做声地吸。

一时间，房子里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，只是几口，那支三五烟就燃到了烟屁股跟前，长长的一节白色烟灰却是不断。

还是梁小莉先开了口：“高先生。”“唔。”

高一猛一抬头，手一动，长长的那节烟灰断在了茶几上。

“您觉得我漂亮吗？”

“漂亮。”

“您看我有多大年龄？”

“二十出头。”

“您看我像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“是个有钱的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让您看，我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看不出来，反正觉着很有钱。”

“您看本人像位小姐，还是像个太太？”

“眼力不行。”

“您是不好意思说，还是真的没有看出？”

说着话，梁小姐站了起来，迈着小方步，从柜子里又取出一盒烟，她并不是为了取烟，而是走路给他看。高一观察着她的这些细微

用心，在心里说，拿她的身材，走路时迈着的小方步，吸烟时的姿势以及说话讲究来看，她像小姐，像个训练有素的高级公关小姐，可拿她的衣着和出手如此大方的这一点来说，又像个三资企业的中方老板。至于阔太太，还不明显，他心里很矛盾，的确判断不出，于是便以实为实地说：“真看不出。”

她又是微微一笑，风趣地说：

“您不要想，随口说出，看您能说出个什么名称。”

高一不做声。

小莉又笑了笑说：

“有句古语，‘既来之，则安之’。我并非有什么忙让您帮，只是想和您聊聊天儿，不知道您介意不介意。我想，您既然来了，那就多坐一会儿。”

高一不知道她到底要说什么，抬头看了一眼梁小姐，她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，放下了手里没有吸完的女士烟，换上了平时男人们吸的三五烟，一口接一口地吸，很快，一支烟就被她吸完了。又换上一支，第二支烟吸了半截，便将烟掐死在烟灰缸里。她不说话了，一会儿，黄豆大的泪珠挂在了脸上。看着她这股伤心劲儿，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她走进浴室，拿出一条洁白的毛巾，擦了把脸上的泪水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地说：

“对不起，高先生，我有所失态了，您如果想走，楼下有车送您。”

高一怎么也没想到，她在这会儿动员他走。好奇心驱使着他，他毫不思索地说：

“不急，我会耐心地倾听您的诉说的，哪怕是一个晚上。”

“如果您是这样想的，那在我失态时，请您也就不要太往心里去。”

高一点了一下头。

梁小姐说：

“下午就告诉您了，我叫梁小莉。我今年二十三岁，无业，名字却在深圳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上挂着，没结婚，却有一老公和一个七岁了的男孩，没挣一分钱，名下却有四百万元存款。”

高一听了梁小莉这段话后，他，不敢相信这段话出自于眼前这位